

## ■ 文学研究

# 变革的村庄：农耕文明裂变下的乡村书写<sup>①</sup>

谷显明

(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 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乡村挟裹在时代漩涡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续写着乡土世界的变迁,形象地展现乡土情感日渐式微、乡村政治走向瓦解、乡村伦理不断颓败的现实图景。这些小说文本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下乡土世界含混而复杂的时代脉搏,透露出作者面对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现实的迷惘与无奈,同时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乡土中国现代性构建的价值困惑。

**关键词:**现代性;乡村小说;乡土情感;乡村政治;乡村伦理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5-0115-05

## On the Changed Villages: Rural Writings under the Fission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GU Xian-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ancient villages, in the tide of times, have fallen apart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under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Rural novel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have continued writing the changes of the rural world with a strongly realistic spirit, vividly presenting a realistic picture of the declining rural emotion, the disintegrating rural politics and the decaying rural ethics. Those novels have grasped accurately the vague and complicated times pulse of the current rural world, revealed the authors' frustration and helplessness in the face of rural reality under the fission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meanwhile they have uncovered the value perplexity of building rural China modernity at a profound level.

**Key words:** modernity; rural novels; rural emotion; rural politics; rural ethics

在整个20世纪,乡土中国在社会变革和时代大潮的动荡中,经历了斗转星移、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城市化大潮的推进下,古老静谧的乡土世界挟裹在时代漩涡中,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遍体鳞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日益困顿、虚空、茫然、衰败的乡村,乡土作家们以在场者的身份,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大地的变迁,述说村庄乡民的疾苦,展现乡土情感日渐式微、乡村政治走向瓦解、乡村民风不断颓败的现实图景。

① 收稿日期:2013-12-03

基金项目:2013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B097);湖南科技学院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谷显明(1976-),男,湖南永州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学研究。

## 一 乡土情感日渐式微

费孝通认为,在传统乡土中国,土地使人们的生活有相对的保障,是农民安全感的直接来源,而且土地还是农民可继承财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sup>[13]</sup>。土地是乡村的灵魂。自古以来农民的安土重迁意识浓厚,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意识与情感是农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缩影。当然,乡土情感作为一种文学表现,不但是乡村社会的客观反映,也融注了作家们的思想情感。在20世纪乡土文学作品中,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在作家们的笔下有充分的表现<sup>[2]</sup>。从鲁迅的《故乡》、许杰的《赌徒吉顺》、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再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等作品,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乡土历史进行了书写,表现出农民对土地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着日益开放,充满诱惑力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可以终生依托的锚地。”<sup>[3]</sup>伴随着乡土世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土地意识也随之发生巨大变迁,呈现守土与离土相伴、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特征。

像王梓夫的中篇小说《向土地下跪》透过60年时代变迁,以小说主人公康老犁的一生串起从解放区土改到新世纪经济开放后人们土地情感日渐式微的现实。在60年社会变迁中,作为老一代农民的康老犁,抱着不能释怀的土地情结,在小说中表现得近乎痴癫。他热爱土地,执迷土地,正如康老犁自己所言:“男人嘛,最亲的就两样:一是土地,一是老婆。土地能打粮食,有粮食就能活命,土地是让你活命的,你说亲不亲?……要想让土地跟你亲,你得好好伺候它。精耕细作,土肥苗才能壮,伺候土地跟伺候老婆一样。……你疼她,她才能疼你。”在康老犁心里土地就是图腾,他视土地如亲人,像疼老婆一样疼着自己的土地。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生活在土地上的年轻一代,对土地的情感已经绝然不一样了。“村里的年轻人都中邪了,一个个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村里的地都留给了‘三八六九’了。……村子里一下冷清下来,趴在土地上的没有顶得起裤裆的男人。”后来,柳树庄越来越让康老犁觉得陌生,塑料厂、家具厂、电镀厂、铝合金厂,沿着潮白河边一家挨一家安家落户。更有甚者,从国外回来的外商冯有槐还跟康土地合作开发,在潮白河边建高尔夫球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康老犁日夜守护着葫芦堡,成为最后一个捍卫土地的斗士。在球场奠基仪式上,他跪在一望无际的肥田沃土上,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把祖宗的地留下吧,留给咱们的后辈子孙吧。”他对土地的态度与政府的态度、与广大跟着政府走的农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康老犁等老一代农民眼里,土地可以说是他们的命根子。但对于农村新生代农民来说,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甚至对农业生产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与老一代农民相比,他们因受到城市文明的洗礼,乡土观念日趋淡化,对土地的情感日渐式微。在当前的农村社会现实下,康老犁的下跪不知能否守住柳树庄这块土地,作者向我们传达出一个沉重的时代命题。

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挟裹下,乡土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进而在城乡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农民的恋土情结不断弱化,离土情绪不断高涨。像梁晓声的《荒芜的家园》就反映出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一拨拨的翟村的青壮农民们,相约着,扛着简单的行李卷,纷纷离开翟村……,又过了不久,年轻的女人们,也背井离乡,身影消失在世界的四面八方……,原本五百七八十口人的翟村,总共剩下了还不到六十口人。尽是些卧床不起的人,重病缠身的人,有残疾的人或神经有毛病的人。”可见,作者笔下的乡村变得冷清荒芜,昔日热闹的劳动场景已经逝去,犹如一座废弃的“荒园”。这种图景同样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里面呈现出来,“田野忧郁地静默着,因为缺人手,很多田地都抛荒了,田地里长着齐人高的茅草和干枯的野蒿;星星点点劳作的人们,无声无息地蹲在瘦瘠的土地上。他们都是老人,或者身心交瘁的妇女,也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仿佛土地上活着的伤疤。”另外,在刘醒龙的《黄昏放牛》中,昔日劳模胡长升回到阔别5年的家乡,发现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村里的大片田地荒芜;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中,“两田制”的实行导致大批庄稼人

外出,使得许多土地撂荒;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中,村里的人都外出打工,大片田地无人耕种,只有老农民杨大疙瘩承包了村人丢下的土地;刘庆邦的《家园何处》中,农村外出打工潮轰轰烈烈、规模宏大,在这种形势下连村里最刻板的八十老翁也改变了庄稼人靠种地吃饭的观点。这些小说反映出乡村在城市的挤压下,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农耕图景,隐现出乡土作家对当前乡村现代转型的忧思。

## 二 乡村政治走向瓦解

中国传统乡村政治以家族和宗族为基础,通过多层次的结构来维系,而以家庭为核心的人生价值与生命目的构成整个乡村生活与乡村秩序的基础。当代中国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原本建立在传统家族基础上的血亲宗法共同体和大集体时代的乡村秩序不断走向瓦解。对此,一些乡土作家感应时代跳动的脉搏,敏锐地捕捉乡村社会的变迁,展现了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图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何士光的《乡场上》就反映出乡村政治的变化,作品通过乡场上两个女人纠纷这一极小的生活事件,在梨花屯演绎了一场乡村政治大戏。长年倒霉背时、被人视作狗一般生活着的庄稼人冯幺爸,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证,忽然改变了以往的神态,出现了奇迹,几乎使乡场上的整条小街沸腾起来。作品反映了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后,敢于挺直腰板抵制粗暴的封建性官僚特权作风,反映出新时期乡村政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进入90年代以来,受社会分化带来的利益冲突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乡村社会秩序在某些局部出现紊乱失范的现象。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就是一部审视乡村政治博弈,展现乡村秩序破败的小说。作品以村级选举为主线、计划生育为辅线,对官庄村政治权力博弈作了原生态的展示。现任村主任孔繁花为了谋求连任,费尽心机,安抚羽翼,拉拢上级,还伙同丈夫张殿军请客拉票,甚至模仿外国总统在村口巷尾搞亲民表演。然而在换届选举的节骨眼上,关系到繁花能否连任的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姚雪娥却突然失踪,而计划生育问题对村长连任可以一票否决。为此,孔繁花决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从而导致背后的秘密接二连三地浮出水面。不但村委会班子成员背着她四处拉票,就连她最信任的接班人也在此背后捅刀子。孔繁花机关算尽,最终掉进身边最亲近的丫鬟身份的孟小红所设计的圈套。在官庄村这场权力斗争中,表面看似风平浪静,背后却暗流涌动,村里各色人等各顾各的利益,各有各的盘算。小说在诙谐幽默的叙述中呈现出当下乡村政治权力角逐与博弈中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同样,曹征路的《豆选事件》也通过乡村选举这一主题,真实地反映出异常复杂的乡村政治图景和社会现实,表现了乡村民主实践的艰难。在方家嘴子,现任村长方国栋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其父亲点子叔是这一带很有名气的原村支书,二弟方国梁是由原村支书提拔起来的现任副乡长,三弟方国材是省里的处长,还有四弟方国宝在美国读博士。方家嘴子的党政权力被方国栋一家垄断,村支书职位转移就如同家族内的事情一样。老书记点子叔不当支书了,他儿子方国梁接了班,此后方国梁升任副乡长,便又把这份“工作”传给大儿子方国栋。方国栋依仗家属权势,有恃无恐,横行乡里,成为骑在百姓头上的一方村霸,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把村集体的千几百亩菜花地,“今天卖一块,明天卖一块,卖的钱又不明不白”,自己在县城买了洋楼,开上了小轿车。对此,村民们慑于方家的权势,大都忍气吞声,即使方家嘴子除方国栋之外唯一的人大代表继仁子,也蒙受老婆菊子与方国梁有不清不白关系的奇耻大辱。面对方国栋以权谋私的事实,退伍军人方继武发动村民组织护地队,选举让村民放心的村长。然而,村里的村民因怕受牵连,大多数干脆躲着,只有极少数年轻人跟着继武子行动起来。而后,在方国栋的金钱利诱下,很多村民还纷纷去登记,作为村人民代表的继仁子也规劝方继武放弃斗争。最后,菊子以吊死在方国梁家门口的的方式,才使选举发生转变,取得差强人意的结果。作者通过“豆选事件”凸显出乡村政治在权力与资本影响下的脱序景观,传达出作者对变味的乡村基层选举的思考和批判。

同样,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村主任詹石磴觊觎楚暖暖的美貌,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处处压制

他们的生活,迫于生活的压力,暖暖主动送上门供他发泄。为了反抗詹石磴的为非作歹,在暖暖的支持下,丈夫旷开田当上了村主任。然而,旷开田走的还是前任主任一样的堕落之路,迷恋权术,滥用权力,变成一个肆意妄为的霸王。阎连科的《受活》则用荒诞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展示了在权力和欲望双重挤压下乡土的生存困境。偏远封闭的受活庄住着一批残疾人,他们自给自足,互帮互助,过着殷实悠闲的日子。但当茅枝婆带领大家“入社”之后,庄上的人们便遭受各种各样的黑灾红难。尤其在柳县长的权力欲望和时代流行的物质欲望的双重刺激下,受活庄人误入歧途,受尽折磨。另外,关仁山的《天高地厚》、毕飞宇的《玉米》《平原》,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王方晨的《乡村火焰》等小说,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政治关系进行了揭露,呈现权力挤压下人性泯灭的乡村社会现实图景。

### 三 乡村伦理不断颓败

在人们的记忆中,乡村曾是牧歌田园、民风淳朴、道德良善的地方,被作家誉为诗意的栖居地,成为人类最后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园。然而,中国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断地改变着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同时,城市商业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在乡村社会强势着陆,渗透到乡土社会的每个角落,解构着原来意义上的乡村秩序的基本条件,特别是乡村文化。受其影响,“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sup>[4]</sup>对此,乡土作家以敏锐、冷静的眼光对现代化发展中乡村大地普遍出现的一种无意识的精神上的不安、文化上的焦虑给予了热切的关注。阎连科在访谈中谈到:“乡村的人不是情感发生变化,确实是人的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的说,我觉得今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旧有的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已经失去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极其混乱的时期。”<sup>[5]</sup>

刘醒龙的《黄昏放牛》就向我们展现一幅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乡村传统价值观念轰然崩溃的现实图景:乡村青壮年大量外流,导致田地普遍撂荒;村民的婚姻出现背叛,背着老婆与别人偷情;朴实的农民学会了狡诈,还染上了赌博等不良习气;年轻夫妇孝道尽失,对病重母亲不管不顾;更有甚者为了金钱,走上违法贩毒的道路。往日恬淡静谧的乡村文明正在被污化,善良纯朴的伦理道德逐渐在消失,淳朴忠厚的传统民风也被抛弃殆尽。看着眼下危机四伏的乡村,德权老汉发出了“世道变了,往日那一套全作废了”的无奈感叹。刘醒龙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下乡村,毫无掩饰地揭示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凸显的社会问题。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也折射出在工业文明的浸染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本静谧古朴的乡村世界变得面目全非。十七岁的少女倪豆豆被村支书倪土改强奸,鉴于土改控制着全村的经济,村民们、村干部、县领导乃至倪豆豆的家人,为了绳头小利却丧失了起码的道义,都百般阻挠豆豆上告。受害者倪豆豆的权益不但得不到保障,而且还遭受人们的无端指责和迫害,乡村传统道德最后在一片“私了”声中土崩瓦解。另外,还有一些小说则反映在金钱和欲望的诱惑下,乡村传统孝悌观念和人伦亲情不断丧失。像梁晓声《荒芜的家园》中的芊子姑娘,本是个健康、俊美、青春勃发的乡村女孩,但在城市的诱惑下丧失美好天性,变得冷酷无情,丧心病狂地虐待亲生老母。最后,为了早日摆脱母亲的拖累离家进城,竟然蓄意放火将老房子连同老母亲一起烧了。同样,刘醒龙《黄昏放牛》里秀梅的女儿女婿也是孝道尽失,他们对病重的母亲不管不问,还趁其病危之际抢走了金戒指,而导致母亲气绝身亡。阎连科《黑乌鸦》中的老爹病倒了,两兄弟为了钱扼杀了爹生还的希望,给还有气的父亲办丧事。在丧礼上兄弟姐妹不但不为爹死而伤心,反而彼此为了父亲的遗产相互争斗,丧礼俨然变成了一次分赃会。可见,亲情变成虚伪的面罩,利益才是真正的本质。

同时,伴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城返乡的双向流动,城里盛行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在侵蚀着乡村传统道德,最突出表现为乡村传统性道德的沦丧。尤其是“作为商业化大潮的首当其冲者——女人,她们不仅

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体与推动者,而且无可回避地成为商业化的对象。”<sup>[6]375</sup>王梓夫《花落水流红》中的桃花冲,陈瘸子的闺女小簸箕在外地做“鸡”发了财,村民们不仅不蔑视,还个个羡慕不已,桃花冲女孩子争着进城做暗娼赚钱。而那位洁身自好的少女叶子对此满怀愤怒,但结果逃不过伦理崩落的现实,也同样加入到了进城卖身队伍之中。乡村妹进城卖身的做法及村民们的态度,凸显乡村伦理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变得毫无价值。另外,《玉娇玉娇》里的大姐置姐妹之情于不顾,毫无廉耻地去抢亲妹妹的对象;《九月还乡》中九月进城被老板猥亵后,主动在城市男人之间悠荡;《傻女香香》里的母亲逼着女儿香香用身体去为家里赚钱;《柳乡长》中的柳乡长为发展经济竟然号召村民向在都市里做鸡的槐花学习;《月白色的路障》里白天为人师表的王雪琪,晚上在其丈夫的怂恿下操起了人肉生意;《苍耳》里的留守少妇荷花耐不住寂寞,投入到村里唯一的男人封手的怀抱。透过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的渗透与颠覆下,乡村传统道德体系在金钱的冲击下日趋崩溃,传统和谐宁静充满诗意的农耕文明已经渐行渐远。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秦腔》等小说,则从文化层面上呈现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伦理文化的颓败。仁厚村“长老统治,爱等无差”的传统乡土社会理想行将消逝,最终在不可抗拒的现代化进程中被城市所吞噬;高老庄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中间物,“有着争权夺利的镇政府,有着凶神恶煞的派出所,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有着被骂作妓女的苏红,有躺在街上的醉汉……”;清风街雄壮苍劲的秦腔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生命力,逐渐沦为替村民送葬的挽歌。正如贾平凹在《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话》中谈到的那样:“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我在的时候很有人气,民风民俗也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起码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态在现实中没有了,消亡了。”<sup>[7]1</sup>这些小说文本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下乡土世界含混而复杂的时代脉搏,呈现出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冲刷下的荒凉与溃败,透露出作者面对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现实的迷惘与无奈,同时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乡土中国现代性构建的价值困惑。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 [2] 路翠江. 在静态与鲜活的张力之间——论新时期以来胶东乡土题材小说的民俗书写[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46-49.
- [3] 吴 毅. 记述村庄的政治——田野札记[J]. 读书,2003(3):108-113.
- [4] 赵 霞. 乡村文化的秩序转型与价值重建[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 [5] 阎连科. 今日乡村无任何道德标准非常混乱[EB/OL]. (2009-06-20)[2013-11-20] [http://book.qq.com/a/20090620/000001\\_6.htm](http://book.qq.com/a/20090620/000001_6.htm).
- [6] 戴锦华. 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 [7] 贾平凹,郜元宝. 关于《秦腔》与乡土文学的对话[C]//郜元宝 张冉冉. 贾平凹研究资料.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校对 龙四清)